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禮一

選舉教養之法　考索後同

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

學戈籥師丞賛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燕義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于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教三行孝行友行順行掌國中央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

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此教國子之法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乃垂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

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祀禮陽禮陰禮樂禮儀俗刑誓度世事賢庸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睦不婣不悌不任不恤造言亂寇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吉凶軍賓嘉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俊造之教也若夫選舉之法則又有不同

馬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諸子春合諸學秋
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
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國子之選舉者如此也
周禮閭胥二十五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百家書其
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五百家書其德行道藝州長二
千五百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萬二千五百
家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
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王制曰命鄉論秀升

之司徒曰選士即自比長以上升之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即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鄉舉俊造者如此也若夫諸侯教養選用之法則亦有可攷者矣詩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無小無

大從公于邁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諸侯教俊造之
法也至於貢士用賢之法則又有可考者矣周禮司士
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禄禮記射義
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
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
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
地數有讓而削地書傳曰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

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其適則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賞其不適則有黜爵之罰此諸侯之貢士如此也春秋之時若季文子之忠叔孫穆子之公孟獻子之加於人一等皆出於魯之三桓也若子皮之舉賢子産之惠子太叔之美秀而文者皆出於鄭之七穆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舉其尤者華元子罕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

者公子荆公孫叔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鰌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高國鮑晏楚之闘蔿薳屈皆能世其家而不忝乃祖乃父此諸侯用國子之法如此也管子載齊桓公爲軌里連鄉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

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於是鄉長退而修德進賢蓋古者鄉舉之意也此諸侯舉俊造之法也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孝弟力田掾史多訾入粟從軍良家子賢良孝廉茂才射策明經任子下詔特舉正召爲博士公府辟召上書童子武勇補試

三老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能帥衆爲善置以

為三老文帝時始置常員三老秦制也秦人變先王制未盡尚有存者如新城三老說高祖以仁義是也
孝悌力田惠帝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高后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悌力田常員
掾史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為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
一

有多貲入粟漢制貲五百萬為常侍郎張釋之以訾古貲字為騎郎司馬相如以訾為郎漢景詔曰今貲筭十乃得官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筭四得官鼂錯建鬻爵之議於文帝猶未鬻官也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黄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為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為關内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漢文帝時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

功為散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為中郎武帝時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漢世有大災異大政事即下詔求賢良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十五年太子家令鼂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武帝以長星見董仲舒初景帝時為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公孫弘先為博士後免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為中大夫

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章帝時大司農劉寛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郎安帝時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對策高第為議郎

有孝廉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為郎中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衛無間吏民然郡國時有不舉　元朔元年詔令各郡不薦一人者罪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路

温舒為決曹舉孝廉為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
亦不得宿衛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　元朔元
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
當免孝與廉待之葢有輕重焉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
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然自雄之
制行徐淑以年未四十而罷免當時所得陳蕃李膺陳
球等三十餘人迄于永嘉察選清平然諸生試家法文
吏科箋奏識者外之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

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也其后黄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种暠傳田歆為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我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舉暠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

有茂材董仲舒傳曰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漢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

絶國者宣帝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即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漢舊儀載州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禄監御史司隷州牧歳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

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康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昔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

龔遂以明經為官以明經為郡史者甚衆後漢伏恭
為劇令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武中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為吏者亦試
經章帝元和三年令國上明經者四十萬以上五人不
滿十萬三人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
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質帝本初
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
太學受業歲課試

有任子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為郎大抵任子多為郎次為太子洗馬宣帝時王吉上言曰令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劉向以父任為郎以行修飾為諫大夫是漢法既任而復有所推擇初非泛然用之也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為郎郁授經二帝時稱其能岀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漢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如有肯從

我遊者吾能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正召爲博士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爲博士漢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爲博士　夏侯勝召爲博士然亦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試爲博士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漢曹參輔惠帝時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

相史至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者王商為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後漢黄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隱覈官寮貪濁者

有上書漢武帝初即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召皆為郎中

有童子漢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歌中和樂職宣布詩
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順帝時左雄為尚書汝南謝廉
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為童子郎
有武勇漢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
兵法者孝平元始元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舉之順帝永和三年
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

補試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魏九品官人之法

魏陳羣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典云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别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

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察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惟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段表以為九品訪人賢惟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華門蓬戶之後安

得不陸沉者哉

論魏九品之非　劉毅

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

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横於州里嫌隙之讐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狥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

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秩必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

之人弃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甲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以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

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鋭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論魏晉九品中正之法　　馬端臨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陞或由世冑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然諸賢

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狥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狥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

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為瑯邪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讐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

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閣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覩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

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兩晉選舉之制　考索後同

晉初依魏九品之制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者至武帝又議考課其後九品之法漸弊計官資以定品格惟以居位為貴劉毅以九品非經久之典上疏請罷中正除九品衛瓘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

選李重上疏宜明貢舉之法華競自息禮義日崇矣劉頌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遠方孝秀不復策試乃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後孝秀莫敢應命孔坦請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南北朝選舉之制七國

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周朗上疏曰今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者五年有成而升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

七年經不明五年勇不達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帝省之不悅謝莊以搜才路狹上表請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齊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竝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為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詔從宰議因習宋限年之制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和帝時梁武帝

為丞相上表請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名實不違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　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詔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

陳依梁制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
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又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
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有高才異行殊勲
者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若有遷授吏部先
與參掌者署奏其可者下於選曹隨才補用其别發詔
除者即宣詔施行付選司武帝承侯景之後制度未立
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
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表叙之成帝和平中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彛倫仍不才舉文帝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宣武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孝明嗣位張彛之子仲瑀請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武夫怨怒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彛長子始均不獲以瓦礫投擊臺閤聲如雷霆京

師懾震遂焚其第拽彝於庭捶辱恣心執始均生投火中仲瑀被創以竄免彝信宿而死詔斬尤兇者八人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轉吏部郎中上疏請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孝莊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賞一

階非其人黜一階守令六年為滿滿後六年乃叙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

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坐

於朝堂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悞者呼起立席後書

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

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攝吏部尚書乃革崔亮年勞之

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唯

辛術才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

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詔內外執政官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所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準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外吏不得精

轂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選舉之制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州縣無復辟署矣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

乃由勲叙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自今以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授文官職事

唐取士之科

唐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二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畧策五道以文理通麤為四等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為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允積亦擢

明經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黙試說文字林二十條有明筭凡筭學録大義本條為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為通試九章三條有一史有三史凡史内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有出身二史皆通者特奬擢之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有道舉玄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歳以下能通一經者

子官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玄宗登封劉晏八歳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有俊士有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顔眞卿常貫之裴垍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别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歳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則制舉之名七十有餘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

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是進博
學宏詞是科所取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
錫則亦以是進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
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
成再造唐室之功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厚取以文章類若
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
數也自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

律賦唐室因以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　寶應中雖楊綰上疏力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及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減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不可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

少習其業曰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不行雖然士風所在唯上之人如何耳轉移變革豈無其道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旦惡其浮華不書以第盧照鄰駱賓王文章為時冠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勵方來而移風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更一法耶殿試武后天授二年策問貢士于洛成殿殿試自此始也别試唐選舉志禮部侍郎親故移試攷功謂之

別試　正元間罷　元和中復　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唐大詔令開元中處分舉人敕謂頃年䇿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徒𢿱隱僻莫見才能以此擇賢竟未得所

論殿前試士　馬端臨後同

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

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譽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送中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閒錢徽為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徽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詳覆之名而實未曾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閒有升黜至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書覆試則以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而中選故覆之亦未嘗別為之升黜至開寶六年李昉

知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論榜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試始昉等所取十一人重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内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續取到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為一榜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為一榜亦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内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

一人則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云

論宋明經帖書墨義

按自唐以來所謂明經者不過帖書墨義而已愚嘗見東陽麗澤吕氏家塾有刋本吕許公夷簡應本州鄉舉試卷因知墨義之式蓋十餘條有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云七人某某也謹對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云下文

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以註疏對者則對云注疏曰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未審蓋既禁其挾書則思索不獲者不容臆說故也其上則具考官批鑒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誤及未審者則批一不字大槩如兒童挑誦之狀故自唐以來賤其科所以不通者殿舉之罰極重而一舉不第者不可再應蓋以其區區記問猶不能通悉則無所取材故也藝祖許令再應待士之意亦厚矣

稗編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許祖懷

稗編卷一百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禮二

宋學校科目　　宋志　後同

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迺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舉貢而

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賔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今下郡國招俫儁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直史館蘇軾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皁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

足矣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歴間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宫室斂民財以養遊士制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歴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變

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

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

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塲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

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京東西陜西河北河東五路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為進士者乃得所增之額以試皆别為一號攷取蓋欲優其業使不至外侵則常慕向改業也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

士自第三人以下試法或言高科任簽判及職官於習法豈所宜緩昔試刑法者世皆指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應者尚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為榮乃詔悉試帝常言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吳充曰漢陳寵以法律授徒常數百人律學在六學之一後來搢紳多恥此學舊明法科徒誦其文罕通其意近補官必聚而試之有以見恤刑之意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帝謂

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

宋朝取士之法

宋朝以學校養才以科舉取士其制舊矣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童子而進士為尤盛祖宗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得質朴記誦之士胥濟以為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師慶歷中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開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

之所緒自京師至郡縣學歳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為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以此顓取士而寖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故習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抑浮靡而革椎魯也然新經字說頒命四方驅學者以宗已其後議臣極排力抵於是經義詩賦定為兩科太祖建隆元年即開貢舉而楊礪之徒以進士選其後歳歳選士以登科記考之惟試策賦及論自開寶元年始召對講武

殿而第名六年士有擊鼓論榜者於是更試於講武殿

而御試自此始也當是時諸科有五經開元禮三禮三

傳三史之目太宗興國三年始試律賦以平仄用韻真

宗時嚴挾書之令設糊名之法下更燭之禁馮拯在當

時以為江浙舉人業詞賦以取科名今歲望令兼考論

策則進士科固有論策矣仁宗時富弼亦言自咸平景

德以來省試有三場一日試詩賦一日試論一日試策

詩賦可以見辭論策可以見才識慶歷四年更進士之

科先策次論次詩賦不專均於聲律偶切也經術之家兼行舊式稍增新制經史明法諸科願對大義者從宋祁之請也未幾而復舊制自嘉祐二年始詔間歲一開科場英宗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熙寧中罷詩賦貼經墨義令各占一經兼論語孟子之學試以大義殿策一篇諸科稍令改易以應進士科其不能改者許應明法新科試以律易議刑統大義斷案置律學行舍法事見前進士自第一人而下皆令試律而五路人士皆重厚朴實

文辭不足以自見於是五路别放京東陜西河北河東京西元祐元年貢舉始添詩賦經義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説而不專於新義矣目試文武升朝官於進士舉人力舉經明行修者紹聖中罷詩賦專經義除不得用王安石字説之禁高宗時詩賦義兼行紹興間舉人並兼習其後復雙行聽學者顧習以登科記國朝會要四朝志修廢明法科紹興十八年也宋朝進士科往往為將相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為

之語曰焚香取進士嗔目待明經蓋進士有設焚香之禮而明經則設棘監守恐其傳義也雍熙中唱進士名內有李宗諤者宰相昉之子呂蒙亨叅政蒙正之子王快鹽鐵使王明之子許待問度支使仲宣之子上曰並斯世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並下第

賢良宋初有三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之法詳閑吏理達於政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草澤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時制科

先廢乃許詣闕自薦乾德二年有頴贄者應焉贄先任博州推官擢爲秘書著作佐郎咸平中命近臣薦舉時林陶以進士應選就試學士院而不及格猶命之第聽以招徠俊茂也景德二年增置六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武足安邊科洞明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逺材任邊寄科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器業可觀而後覲策三年詔制舉人所納文卷委翰林學士等攷定是時陳宗古

所業學士院考不中式然皆特命就試景德四年詔策問宜用經義而夏英公竦出馬天聖七年詔六科許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仍先進所業策論二十首委兩制看詳辭理優長召赴闕試論六首合格而後御試又增置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式又有書判拔萃科先録判詞三十首於流内銓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為天聖十科明年富公弼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

書拔萃科自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十人然得秘閣試者葢三之一中選者又十之一景祐元年詔六科不許三科又下第人應自是應者稍少其年吳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蘇仲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投拔不復置矣寶元元年田況中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科目者不十年登禁從慶歷二年錢明逺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四年遂爲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恩命艱難其選皆取

僻書傳注疑似之說以為題而誤之慶歴中齊唐雖閣試以通言者以其無履行而罷試又行近臣論薦之制無得自舉而制科隨貢舉開設矣雖仁宗不欲隱奥困之數戒𤢆臣取其明當世治亂者而有司欲觀其所學於秘閣之試必艱其題而士亦留心於記問朝廷既艱制科之選陳執中不由第以取宰相非留意於取士者皇祐五年制科就試者十八人而執中密諭考官放趙彦若一人過閣御試復黜之上歎曰天下之大而無一

人中選豈朕待之不至耶乃下詔焉嘉祐六年執政亦欲廣收豪英之士時秘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過其半焉於是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謂朕何有司不得已而置之下第也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言當專任德王安石惡其說自是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置紹聖中又罷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孝宗乾道七年而蜀山

李垕出焉且及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勸篤焉
宏詞自唐有宏詞之科而所取猶以詩賦詞也大中時
李潘知舉放博學宏詞科陳琬等及進詩賦論而詩乃
用重字故下之真宗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奏
請條貢制部宏詞科采擇經術許流内選應宏詞拔萃
科明經人投狀自薦策應試經義以勸學者哲宗紹聖
三年罷制舉懼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置宏詞以
繼賢良之選所試以章表露布文書用四六也頌銘戒

諭序記雜用古今體不拘四六也許進士登科者就試試以奏上舍日附試不立院也四題分為二日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惟詔誥赦敕不以為題入制詔四題内二題以歷代史故事宣和罷上舍試於是附試南省兵興其後廢宣和五年詞學兼茂科選人秦檜循一資髙宗紹興三年始復置謂之博學宏詞科以至天聖大觀格目以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詩頌記序十二事為題古今雜出六題分為三場不拘有無出身詔先投所

業學士院看詳召試

童子學宋朝太祖下江南以賈黄中知金陵按行府第得寶貨數十巨櫝皆李氏物不隷於籍者悉表之太祖賜黄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黄中年七歲以童子及第李昉贈之詩曰七歲童子古所難賈家門户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興國中遂參大政曹彬生周歲父母以玩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太宗時郭忠恕其先洛陽

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官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國初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楊億字大年始生母口授以書隨即成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頃刻立成太宗嘆異以為祕書省正字制曰汝方在髫亂不煩師訓精爽神助文學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楊億年十一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喜朝京闕詩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真宗景德二年撫州

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皆以俊名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蓋賦六篇殊屬辭敏贍上極歎賞乃賜殊進士蓋學究後復召殊試詩賦論既成數稱善擢祕書正字祕閣讀書咸平二年六月令祕書省正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始煥嘗以童子召對賜帛遣歸是春復至京師上令賦春雨詩援筆立成遂命以官時年十二祥符八年以童子蔡伯希為祕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為祕書郎伯希年四

歲誦詩百餘篇上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作詩賜伯希仁宗朝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出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水甕中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二公之仁智不凡矣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奇之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經綸之才也寶元元年罷天下舉念書童子皇祐二年詔諸處無得遣念書童子赴闕英

宗朝蘇軾生十年太夫人嘗讀東漢至范滂傳慨然太息
公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為滂吾
顧不能為滂母耶神宗元豐七年夏四月賜饒州童子
朱天錫五經出身天錫年九歲禮部試誦七經皆通也
上召入禁中取經試之隨問即誦延安郡王時在傍上
指天錫而撫王曰汝能如彼誦書乎賜天錫錢五萬使
買書以歸戒無廢學冬十月召饒州童子朱天申對於
睿思殿賜五經出身天申天錫再從兄禮部言天申年

十二誦十經通也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朔又詔禮部自今乞試童子誦書所屬毋得取接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進呈十書習射童子求試於有司者凡九人上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朕嘗示息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審也

武舉 見前武學門

試教官宋朝神宗熙寧八年始立教授試法即舍人院召試大義五道初太博正録及州教官朝廷固嘗特除

用亦雜出薦試否則取其試藝等格優多者用之哲宗元祐元年詔近臣擇經明行修者舉為内外學官罷試補法紹聖中詔依舊法召試附吏部春秋試試兩經大義各一道其後學官歲許一附吏部卷銓

增試宋朝神宗熙寧中詔諸州發解考試官凡親戚若門客毋得試於其州類名上轉運司使與鎖廳者同試率七人立一額仁宗景祐四年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守官及隨行地遠幷發解官親戚並令運司差官類試

推恩宋朝太祖開寶三年詔貢士十五舉賜本科出身得司馬傳已下百六人仍為例真宗祥符四年詔河南中府進士五舉餘州七舉並特奏名祥符八年帝謂宰臣曰累舉不第年齒已高深可憐憫於是詔進士六舉諸科九舉特與奏名仁宗嘉祐八年始詔進士五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稱為盛事時楊彥瞻守衢揭雙元坊以誇之二公各以書為謝且固辭馬彥瞻答書頗致規諷二公得書竦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世以為彥瞻有以發之周公謹齊東野語曰彥瞻答書云嘗聞前

鞏曰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迓者往來而覩者閒路騈陌既而宗族姻友與客交賀焉至於髫者亦茹耻含愧賀且謝焉獨隣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冠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有以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奸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游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執事於不肖可謂心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扃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獨以忠告非求異於人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若以僕之言為然則是扃之揭可無愧矣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鑒之朝廷坐之邦國而不以為非而繩趍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趍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邦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趍尺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

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夷狄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故何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禄大夫

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
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乃久領藩郡執兵柄巫
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
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
吏多棄而不録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
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
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
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絶俊偉震耀四

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閒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

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長吏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

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禄之貴之勿棄於冗流之門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匃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茍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吏為將而將若是者豈非天

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揠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揞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可以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何

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冐法律觸刑禁叫號讙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飜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樕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禄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

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竒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升斗之禄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禄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

默然重困於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

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士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論西漢博士太常得失　　馬廷鸞

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隸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

有文學掾五經之師儒宫之官長吏辟置布列郡國亦有黨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太學而補弟子員者自一項人上儀狀端正好文學敬長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隷光禄勲自有四科考試殊塗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馳騖不精

論辟署　　馬端臨

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

之奸邪黠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參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參互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獨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籍之惡少乎
按自隋時每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有辟

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茍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摶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栢耆杜慆之於辛讜是也而

所謂隱逸智畧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歴仕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跅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覊馽於銓曹者少

得以自達矣

論世胄

林駉

世胄之說尚矣傳曰八元八凱世濟其美此虞制也詩曰王命山甫纘戎祖考此周制也嗟夫故國喬木見者興思甘棠遺澤愛之勿敗況所謂世臣者箕裘之業不墜詩書之澤猶存民望之所歸屬國勢之所倚重聖人其可不加任用之誠乎然富貴者侈之階逸樂者驕之府蒞而不學動成過咎持祿自滿鮮克由禮虞周聖人

之所慮也是故后夔教胄子必示以直温剛簡之德師氏教國子特拳拳於三德六行之訓夫惟教於未用之初用於既教之後此德業有肖於前人也歟成周以後未嘗不重世冑之選華元子罕宋公族也史魚甯武衛卿族也子良子皮子產太叔鄭公族也鬬辛鬬禦疆薳賈薳遠楚卿族也晉之范欒郤趙魯之季文季齊之晏嬰吳之季札分布列國相輝麟筆無非用人以世者愚獨惜夫作成善教浸不如古尹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崔

氏出卞衛而怙權故公羊有世卿之譏蓋譏不以賢也然則王教不如古而人才亦不如古宜矣一變於春秋再變於漢三變於唐教愈壞而愈失材愈趍而愈下可歎也漢自任子之令既除而世胄之無聞唐自刺史世襲之議不行而世臣之不用況無教養之道乎陵之敗義有忝李將軍之威望禹之驕縱卒壞霍博陸之勳伐虞世南之後而至於為匠房杜之後而敗於子之不肖攷論漢唐之事君子深為之於邑既嚴以胄監之教又

嚴以較試之法既重以覆試之實又重以引對之命此慶歷之詔所謂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者其有意於作成胄子也至矣宜乎世有賢臣者文靖相慶歷之治申公新元祐之風忠憲輔景祐之政持國正熈寧之法一范之謡聞者破膽而純仁之事業益盛一韓之謡聞者骨寒而忠彦之忠望尤著焉噫遺風餘澤耳濡目染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論任子　　馬端臨

按任子法始於漢而其法尤備於唐漢唐史列傳中凡以門廕入仕者皆備言之獨魏晉南北史不言門廕之法而列傳中亦不言以門廕入仕之人何也蓋兩漢入仕之途或從辟召或舉孝廉至隋唐則專以科目取人所以漢唐之以門戶入仕者皆不由科目與辟召者也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槩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

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昂然以門地自負上之人亦緣其門地而用之故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之説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説往往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廉雖與兩漢無異而所謂從辟召舉孝廉之人則皆貴冑也其起自單族匹士而顯貴者葢所罕見當時既皆尊世冑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誇特起而鄙門廕而史傳中所以不

言以廕叙入官者蓋所以見當時雖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又附讀法　馬廷鸞

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子若同產蓋有八九歲爲郎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殿陛中郎將以兵法部屬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禄勲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郎選爲縣令自大夫選爲守相或持

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入蓋上之人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說曰讀法古義也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法于邦國都鄙及卿大夫州長黨正閭族歲時屬民讀法之禮吾今以宗正行於祠堂以聯族人亦周禮之遺義也教之律令所以尊聖制也犯遺訓者未信得禍違律令者災必逮身故律令者所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仁義之具也董子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禁難知豈非以常人之情為善待勸遠惡待懼者乎示之易見之法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乎仁義者則莫如律令四五條此明王所以齊御天下之術也庶民用之可以保身從政用之可以斷獄否則陷於罪辟辱莫大焉顧我孫子欽承國典講習律令庶其無陷於刑辟斯吾宗儀第一義也祖考欲其子孫之賢豈在别立科教哉然罪惡之起皆成於漸是故敘律之義

先輕而後重先微而後著别籍異財子孫自私之心勝其終必至於干名犯義尊卑為婚男女謹始之道缺其終必至於親屬相姦而毀罵者惡逆成弑之基也故易曰履霜堅氷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嗚呼為讀法者其亦慎於斯義矣乎

稗編卷一百十三

稗編卷一百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兵一

春秋兵制　　　陳傅良

春秋諸侯見於傳者雖未盡信變更王制畧可攷也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於鞌四卿於是乎帥師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各征其一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為賦大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齊桓公相管仲叅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為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為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髙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三百乘蓋如鄉之法伍鄙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

十之三大畧倣周變從徑便艾陵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始竭作子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其後遂丘賦矣楚吳越秦皆夷也初無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戎分二廣而為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宫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畧見於傳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蒍掩始井沃衍

牧皐隰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
益大陳蔡不羮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為
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闔廬伐齊蓋
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黄池之會
三軍皆萬人勾踐棲於會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發
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再伐吳自
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哀公十一年夫差伐齊有四軍
其後戰國相幷諸侯斥地益廣而丘乘之法壞田齊地

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菑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創為技擊以兼桀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栗腹尚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擊武士二十萬蒼頭伍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

五千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𤼵縣勝甲以上為戍士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於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兵先是齊桓晉文始為召募料民之法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

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一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地鋭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隷五家胡服以金鐺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武士冠鶡尾之冠縵胡纓短後之衣百金禽將賞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秋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

乘獻公五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為轅田遂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為伍十戶為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卒一為亭父一為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為長凡亭亭閒之道南北為阡東西為陌阡經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即其地名云曹植詩

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為畝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一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裹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

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為鐘鐻講武之禮罷為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戍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

而後發謫矣先發弛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官徒刑者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計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齎糧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戰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故驪山徒奴產子受兵以擊盜毋已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發關中卒東擊盜毋已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

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崤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啗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過斥大疆理以便耕聚亭郵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鬭狠上藉其力下安於義自鞅始明以戰縣為刑賞以多殺為爵級以怯鬭為役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虣棄禮義雖能卒至強盛而自楚之釁募具矣昭襄之際徵調無度民非商君之舊至於始皇混一罷講銷

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不知斬木揭竿無非戰卒且蒼頭廝役往往皆賈勇豪傑也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為阻深以示強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

論秦銷兵　　馬端臨

按班史以銷鋒鏑弛武備為秦之所以亡然愚以為秦

之亡非關於兵弛也當時秦吞六雄威震六合彼胡越僻在裔夷豈能為纖芥之害而發百萬之師以戍之驪山阿房之役又復數十萬健卒壯士虛耗於無用之時糜爛於不切之役蓋側目倒戈相挺而並起者皆秦兵也史記言先是諸侯吏卒繇戍屯使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

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語以告項羽羽乃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人夫此二十萬人者即十餘年前王翦王賁等將之以橫行天下誅滅六雄者也國有興廢而士心之勇怯頓殊異哉然章邯之降也特以畏趙高之讒二世之誅而其兵固非小弱亦未嘗甚敗衄也而此二十萬人者亦復弭弓解甲而曾無異辭雖明知必蹈禍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禍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歟

論漢兵制　　陳傅良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每立秋斬牲於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歲為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為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

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中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為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馬郎中令為光祿勲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間兵革數

動士物故者動以萬數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讁吏次讁民次讁戍次七科讁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贍至出武庫昭帝始元間始募犇命及發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矣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

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為強榦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削雖衛霍勳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佑言命將旋罷是矣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

領諸宮掖門都候劍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畧可見兵數葢僅盈萬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内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勃為將相始以吕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吴楚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即罷武

帝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縣有復算有減更有貸則得為君上之恩至於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為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以六

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可以槩見其時無有壅蔽誕謾之患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揺誠有以也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馬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也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皇帝之座以兵師為營

衛規天摹聖則爪牙之衛詎可一日而缺諸漢高祖皇
帝以神武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蝨韄蝥而汗介胄
其勤五載縛嬰斬羽而後天下合為一任罷之兵佚諸
農畝巴渝北貉無勤遠人卧鼓包戈將與天下安安於
無事矣然方是時韓允北張蠻睢粤盱剱立之壤植大
强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羽檄
召而後來帝室皇居無武卒鋭士以鎮之殆非所以防
未然而室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歟夫天下形勢

惟地與兵漢都洛陽戍卒幹議即命西駕按秦故地左
殽右蜀大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巋然天府之固
美南北二軍犬牙城壕宮路祕營迥綦峙星布平居無事
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如火發發而又衛尉藩護金吾徼
巡武庫司兵司馬崇掖章溝虎威晝揮夜呵戎心姦膽
戰栗駭落無敢弗率干我天威鎮安四方鞏固萬世兵
威地利兩兼得之信乎高祖貽燕子孫規模宏遠也

漢南北軍始末　易　氏

山齋易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也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内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内為逼故

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畧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攷其始末北軍沓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

謂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謂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謂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逼則兵權為

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
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
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
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
始傳者為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
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
二十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宫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

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寛饒為衛司馬及歳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宫衛士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

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
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
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
漢世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
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
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
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十人蒼

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
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
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
聲各七百人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為四
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宫掖門司馬所領
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於
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
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

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
未有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
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
甚畧無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
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
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
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
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

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䚡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䚡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主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吕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吕氏之戚屬也實為衛尉而表於中尉鈌馬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吕后之世二官

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禄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禄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禄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内之又令酈寄劉揭説禄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

軍衛尉居宫中産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内吕産殿門按表髙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産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吕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

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葢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

千人入未央宫掖門見産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鬬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吕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産今已誅天下定矣葢南軍尚存不能為太尉勃之憂而吕産在宫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内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宫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

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户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

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内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

漢南北軍考異

林駉

南北軍考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兵在城内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則謂之

北所以别也

南軍衛尉寺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内衛尉考異南軍衛尉主之衛尉有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司馬皆屬焉周勃既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吕産以此知南軍主之衛尉明矣衛士令丞諸屯衛候諸屯衛司馬考異按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

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禄勲爲南軍既於史無所據況所領皆郎爲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爲出之擊羌也按禮儀志國有大變則閉宮門城門設屯衛兵不過諸郎與执軍爾初不及衛尉之所領何也以是知衛郎衛兵同爲南軍事岀一體爾中郎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侍郎郎中郎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期門府蔡質漢儀曰期門府次虎賁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

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期門郎表掌執兵送從比郎
亡員多至千人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名官徐
官考曰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
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
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
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禄比下士足以代耕蓋庶
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遺意
歟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考異應劭漢官儀以

虎賁曰古宫謹按周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成王之道末命召公俾齊侯吕伋而伋方發虎賁之士宰臣統總宫衛其嚴如此漢安能及哉期門僕射給事期門羽林府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林騎顔曰如羽之疾如林之盛羽林郎考異後志以六郡良家補漢儀以三輔良家補然以史考之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以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亦六郡也

當以後志之言為正羽林孤兒徐官考曰漢法待死事有加恩自高帝始也孔子欲勿殤童汪踦周禮冢人凡死於兵不入兆域則是死於兵革者固有二等也高帝令軍士不幸死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又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武帝則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孤兒皆所以激厲將帥也羽林令丞監羽林中郎將監羽林騎都尉羽林黃頭郎都尉通典西漢奉車駙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勲奉車都尉考異霍光為奉車

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奉車蓋始於此東萊曰或以奉車駙馬為加官非也荀氏漢紀及通典並不列於加官即此可考駙馬都尉考異金日磾為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禄大夫出則驂乘入侍左右駙馬蓋始於此漢制叢録曰駙馬都尉之官雖置自武帝然于時尚主者獨取列侯未拜此官騎都尉考異表云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及按沛公為漢王靳歙還騎都尉則是漢初亦置矣考異按本表及後志騎都尉

本監羽林蓋南軍也及攷金涉傳在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此北軍也今廼領蓋季年之制也自昭帝用霍山爲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其制已失之矣考異按都尉本軍中官高祖時靳歙以騎都尉定三秦自後無除武帝以李陵有廣之風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教射酒泉張掖其後上官桀以捕反者莽何羅上官安以騎都尉爲車騎將軍自此騎都尉遂爲一官至宣帝

時以騎都尉監羽林故騎都尉遂為羽林官又以騎都尉監護西伯李後李尋平當使護河隄

北軍中尉府中尉考異武帝始有執金吾之名及按功臣表蟲達從起碭至霸上為執金吾未審當時為何官耳考異北軍中尉主之中尉有中壘令丞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則北軍為京城兵而主之中尉亡疑矣中壘令校尉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城門校尉高帝置出從緹騎百二

十人徐官考曰謹按周官司門下大夫二人鄭氏若今城門校尉漢制叢録曰按劉屈氂傳武帝世以戾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表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是城門校尉之官自武帝時始有然表但云中壘屯騎等八校尉皆武帝初置至城門校尉獨不言起自何時所未諭也成帝世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踵相躡以特進領城門兵豈至是屯兵益盛又與前世殊耶司馬丞八屯司馬門候徐官考曰按周司門之

屬每門下士二人即門候之官歟城門令史八校尉中壘校尉東萊曰謹按中壘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故後志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又按中尉有中壘令丞則知北軍之統于中尉中壘在北門即與南軍不相亂頗有周人辨方正位之意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八校尉各有丞司馬惟中壘校尉多有尉一人監北軍使者北

軍錢官

總南北軍車騎將軍衛將軍軍正丞周廬千列設戟百重入守虎闈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強幹弱枝防未然而威不軌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宮正宮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蓋不一矣宮正有宮中之徒役宮伯有公卿大夫士之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任居衛之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趍以卒伍視朝則

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掌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司隷掌率夷隷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僕從守隷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為重兵之衛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隷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騶侍此宿衛之别詳矣然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執劉鉞而止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居虎門而詔王嬔者乃率四夷之賤

隷糾其德行稽其功緒勸以善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
防以過也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
宿衛之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為之此宿衛之任嚴矣噫
孰知聖人防微杜漸之意不止是耶蓋人君處内庭之
時多處外庭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令
宫正宫伯之兵衛郎衛固為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士
掌於司馬司隷之五隷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内外
相維而賢否無相混之嫌事權不分而政令無下移之

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漢制南軍衛宫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别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宫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諸吕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却慎夫人之坐日磾之侍縛莽何羅之逆

王國侯國拘不得入同族犯法限不得與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寧從退免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南北軍皆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自武帝疎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與焉大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太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爾甚至東漢以來

又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黄門之廬耳故宦官内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

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流禍至是也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宮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衙朝會甕鎧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而武衛之職舉焉正殿之前隊立于階長樂永安隊列于廡而威衛之職專焉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堠之宜南衛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籍器仗出入則職于監

門供御兵仗宿衛弓箭則職于千牛綱舉目張惟唐為詳焉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長廷師之謹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纎隙龎王久典宿衛習知制度段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禄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横自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

矣夫所謂禁軍者葢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
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元
從禁軍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其後左右羽林龍武
神武及神策神威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初制哉且唐之十
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衛尉護南軍以金吾
廵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軍掌京城廵警是北軍
已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
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

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不過歟北衙既横之後外廷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以中朝屬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以北衙隷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亂其視周人以禁衛屬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宋朝有皇城司有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國朝因其

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内内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司始於周之顯德國朝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内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班禁衛而皇城之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而皇城殿前直相維持寔祖周人之遺制不特此爾爲金吾者有擁衆渡河之功爲虞候者有上疏論事之直

為指揮者有手不釋卷之賢抑不特此爾周以冡宰主之國朝以樞府統之内朝外朝混然一體其政柄兵令一惟樞府之為聽與漢周閭史洪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其防微杜漸之意豈人之所能及知哉

論漢三更　　馬端臨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説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内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

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晁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雇募通言之乃如淳註說殊與三日之說背馳竊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

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士謫科所謂吏有謫者罪人也所謂贅人贅壻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閭左者已復除之人也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若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東漢州兵　陳傅良

光武中興以幽冀幷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

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爲五營謂之五營校士
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禄勲省户騎車凡三
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建武六年始
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京師肄兵如故
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
唯更賦九年省關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
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時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
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

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肆或以為惡韓延壽始以試士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反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乎應劭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罷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取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鴆雀捕鷹鸇豚魚弋豺虎是

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摇八州並發牧守梟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僵良善以為已功不教而戰是謂弃之迹其禍敗豈虛乎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尉明帝之初以為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胡有變則復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丘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盜賊沿邊緣海稍

稍增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山六百一十六塢屯置多矣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營陽虎牙之士迭出征戍初漢氏畧循周繖之制訖於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郡兵不練而南三軍交警於境安順以來竇憲三將以擊胡劉尚鄧隲任尚朱寵馬賢張喬六七將以禦羗而鮮卑之冦南單于之變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鎮衛之職而𦔳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為陷

陣徵為積射誘為義從大畧建立名號皇甫規所謂列
屯坐食之兵衆矣卒於中官之誅結援外將故夫漢之
禍光武之銷兵也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為虎賁
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輕當是時邊郡守禦之
兵不精内郡五衛之備不修諸羌轉盛二千石守令並
無守戰意皆爭徙避寇於是徵兵會衆動揺數州增賦
借奉費八千餘億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至於順帝
始令郡舉五人教習射御然而皆憚遠役而郡兵始叛

矣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以江漢齊桓東討陳濤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力征唯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役民以法大帥征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而羽檄被於三邊民不堪

命至於背叛此與兖豫四州之卒擊象林萬里之蠻李
固所以憤惋也雖段熲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
凡一年百八十戰羌冦畧定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
勝數朝廷不能討於是置八關都尉十三州牧西園八
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帝亦自留
心戎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
無上將軍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
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

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太保相也非南宫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叅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大畧可攷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至諸侯更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專

臣也自後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恥居藺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時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屬而握兵之臣輒重於時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臣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歸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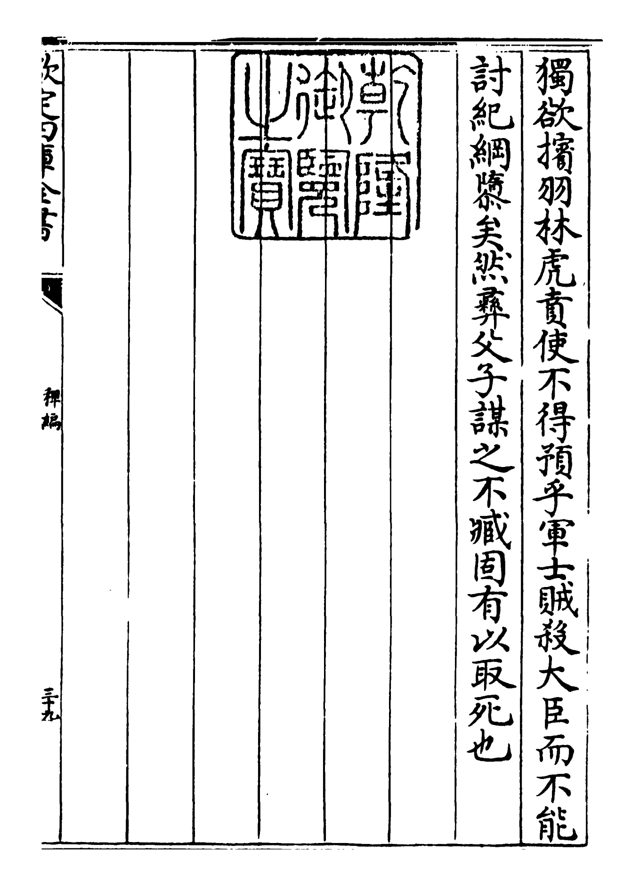
之權尤偏重於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
分典兵衛如范明友鄧廣漢之屬往往諸奴視相府無
有也宣帝不堪至赤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
易諸屯付之所親許史子弟權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
用矣厥後董賢王鳳代為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
武中興益創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蕩
無良法當時滎陽不過千騎公掾監領超遷牧守其任
不輕自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更相傾爭然五營畏服

中人公卿就戮爲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於是內
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閹豎雖剪而董
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由此觀之
外內輕重一係於兵古之制爲不可易矣

論後魏銷兵　馬端臨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爲當時不能伸張彝之冤酷殲
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跋氏
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爲國也羽林虎賁

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籍之以横行中國者孝文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自孝文定鼎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矯枉過正崇文鄙武六鎮兵卒多擯抑之有同奴隸邊任浸輕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為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規優假介胄之士以救其偏而彝復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當時幼主尸位政出房闥選舉無章賢否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



獨欲擠羽林虎賁使不得預乎軍士賊殺大臣而不能
討紀綱隳矣然彝父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稗編卷一百十四